

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

马头琴声中，走进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”



本报讯 (记者徐璐明)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。昨晚，专场文艺演出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

首场亮相本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，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与观众见面，今晚将再演一场。演出向中外观众展示内蒙古人民的草原情怀、生命活力，以及内蒙古醇厚、多彩、丰富的艺术魅力。

昨晚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演出饱含着对辽阔草原的深情与自豪。节目编排既有被列为世界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调、呼麦、马头琴等的经典曲目，也有展现鄂伦春、鄂温克、达斡尔等少数民族灵动的歌舞艺术，以及能够唤醒人们记忆光影的经典歌曲，是一场集民族性、艺术性、创新性于一体的文艺盛宴。

文艺演出分为“天籁草原”“吉祥草原”“祝福草原”三个篇章。“天籁草原”篇章中的经典歌曲联唱和舞蹈，呈现的是草原的记忆，以及对悠远草原、山林生活的探寻。“天籁”是人们对草原原生态长调、呼麦的赞誉。说起蒙古族最具特色的声乐形式，不得不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调，这种特殊的演唱形式已经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存在了几个世纪。此次演出中，奈热组合演唱的《将嘎》将长调融入其中，悠扬舒缓的旋律让观众联想起蓝天、白云、蒙古包、畜群，还有那茫茫无际的大草原。

琴弦两根，琴身梯形，琴头刻成马头状，声音圆润低回，拉弦乐器马头琴几乎是蒙古族人不离身的乐器。在“吉祥草原”篇章中，马头琴演奏家齐·宝力高献上了一曲《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》。作为内蒙古马头琴学派代表，齐·宝力高创作了百余部马头琴曲。演出前，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说起陪伴自己大半辈子的马头琴，他将之比作“有脑袋的乐器”，“有了脑袋，它就有了五脏；有了五脏，它就有了灵魂。马头琴是和天地说话



马头琴独奏《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》。

的乐器。”近年来，放歌草原的内蒙古人民，带来越来越多的醇厚、悠远、率真的作品，赢得观众的青睐。本次文艺演出有多个观众熟悉的草原面孔，曾凭借内蒙古民歌《鸿雁》走红的内蒙古小伙呼斯楞在舞台上再次演唱了他的这

首代表作；10年前，一首亲切可爱的《吉祥三宝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这一组合也在本次演出中表演歌舞《敖鲁古雅》。



舞蹈《虫碗碗》。

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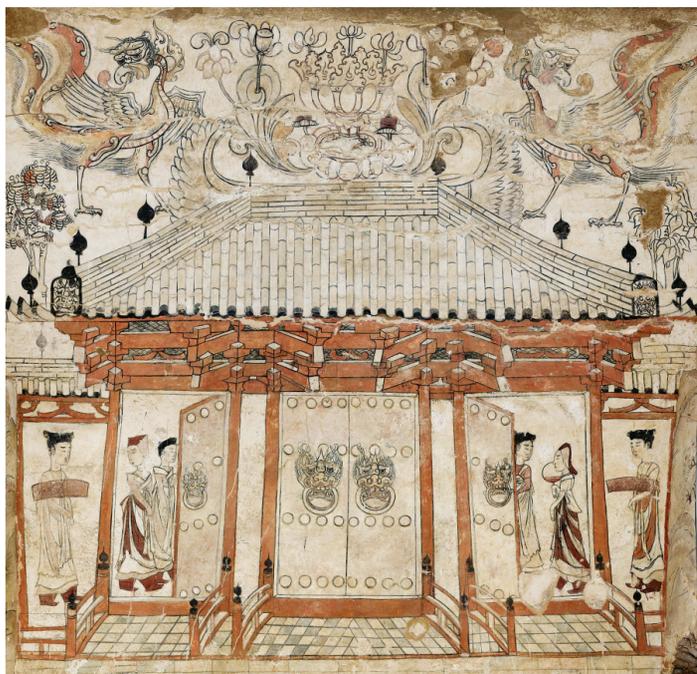
值得提及的是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，昨天下午还举行合作签约仪式，决定自明年起连续三年，每年8月在内蒙古“草原文化节”期间共同举办“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场”活动。内蒙古分会场设立以后，艺术中心每年将提供国内外优秀剧目、展览等内容推荐目录，从而满足内蒙古自治区的多元文化需求。与此同时，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将推荐并组织优

秀原创舞台艺术作品和文化艺术类展览，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主会场展演，进一步密切沪蒙两地的文化交流与互动。

中共上海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董云虎，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刘新乐观看了昨晚的演出。

“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”进入布展阶段

生动的古代生活画卷——12组89件壁画珍品即将亮相



本次展出的这件“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”中最引人注目的画迹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建筑。只见，两个各开一扇的门里，分别露出顾盼相视的两个女子，其中一人手持团扇。两边廊子里的侍女，均臂横一物。有研究认为，此物是对折起来的一方茵褥。坐以方褥，是南北朝时期上流社会的风尚。

■本报记者 李婷

说到壁画，不少人想到的是敦煌莫高窟，殊不知山西壁画同样精彩。11月29日，“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”将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，12组89件北朝和宋金元时期的壁画珍品陆续运抵沪上。眼下正在积极布展中。记者昨天走进展厅先睹为快。

展现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十二生肖图

走进上海博物馆一楼布展现场，进门右手边的“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”的复原墓室已经初具雏形。该墓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窟子头乡水泉梁村，于2008年6月进行了考古发掘及壁画搬迁保护。山西博物院采用“复原性保护”的新方式，完整地剥离了整个墓室从穹顶到圆壁的壁画。因为穹顶有弧度，无法整块切割，壁画最终被分割成数十块大小不等的壁画块，用托板运回博物院。

“将这些板块重新组装回原样是难题。切成两块容易拼，切成这么多块就太难了，一个地方弧度不对，就得不停地修改。”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李锐透露，光重新拼装就花了整整一年时间。因为要复原搭建展示，该展品最先出箱布展。经两馆专业人员反复仔细的检验后完成点交，复原的水泉梁墓由30多块小壁画组成，占地近80平方米，搭建预计将在一周后完成。“届时观众宛如身临其境，通过甬道进入，四壁壁画环绕。正对门口的北壁是

夫妇宴饮图，东壁的鞍马仪仗图、西壁的牛车出行图以及南壁门洞左右两侧的鼓吹图均复原展出。墓顶壁画的四神图和十二生肖图也将呈现。”上海博物馆展览部金靖之介绍，其中的十二生肖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十二生肖图。

据透露，为了保护文物，“水泉梁北齐壁画”的复原墓室将限流参观，细心的观众甚至可以看到一些蓝色的线，这是之前盗墓的人划分壁画留下来的用于切割的线。

壁画展示服饰、饮食、建筑，甚至体育项目

记者探访时，恰逢“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北壁”开箱，10多名工作人员合力将其从木盒中抬出。这件长3.2米、高3.5米的壁画上周四凌晨运抵上海，为迎接它顺利进入展馆，上海博物馆首次拆掉了南墙。这件壁画陈列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之中，从目前布展情况看，观众和这件壁画间仅一块齐人高的玻璃之隔。

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告诉记者，中国古代壁画有三种形式：一是石窟壁画，莫高窟是最典型的例子；二是寺观壁画；还有一种是墓葬壁画。山西古代壁画包括地面上的寺观壁画和地下的墓葬壁画。它们不仅是精湛的艺术极品，也是一幕幕最形象生动的古代生活与信仰画卷，从中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中流行的生活方式、服饰、建筑、饮食、民俗，甚至体育项目。

比如本次展出的这件“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”，2014年，考古队员走进这座被盗的北朝墓地，震惊地发

现，甬道两侧墙壁上遍布精美壁画，尽头的上方更有一幅笔触细腻、画风写实的巨作。

壁画墓中最引人注目的画迹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建筑。在此之前，我国有详细图像记载的建筑最早只能追溯到唐代，这幅壁画详尽地展示了北朝建筑样式，可以说是突破性的发现。

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壁画，是本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，它展示的是北朝贵族文化的独特风貌。娄叡是北齐贵族，于东魏、北齐之世颇具影响。娄叡墓位于太原市南郊，1979至1981年被发掘，出土各类文物870余件，其中200余平方米的彩绘墓室壁画，是我国北朝考古的重大收获。山西壁画多出自不留名的民间工匠之手，让人得以窥见民间精湛高超绘画水平之外，还反映出这些壁画与许多著名画家和画派之间的艺术渊源。此次将展出北齐娄叡墓四幅壁画，有三幅为马队出行图，一幅是单独的迎宾图。有专家指出，这些壁画画风近似当时的画圣杨子华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。

据记载，北朝和宋金元时期，山西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。宋代梅尧臣有诗写山西太原一带：“并州古来称近胡，山雄气壮民足胡。”上海博物院此次举办的“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”，是迄今为止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古代壁画特展，展出的壁画珍品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展出。这些壁画除展示了精湛高超绘画技艺外，也呈现了汉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。

马云王菲合唱歌曲现文字差错

“青蘋之末”，并非“青萍之末”

■本报记者 陈熙涵

马云找来李连杰、吴京、甄子丹、邹市明等功夫高手，拍了部短片《功守道》，更与王菲合唱一曲主题歌《风清扬》，火了一把。但歌词字幕中出了个语言文字方面的差错——把“青蘋之末”误写为“青萍之末”。《咬文嚼字》杂志社在第一时间致电本报，指出了这一不易被发现的差错。

《咬文嚼字》表示，“青蘋之末”出自宋玉《风赋》：“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蘋之末。”青蘋，是一种生于浅水中的草本植物，其茎横卧在浅水的泥中，叶柄伸出水面，顶端有四片小叶，排列如“田”字形，所以又称田字草、四叶菜。只要水面有风，青蘋就像测风仪一样轻轻摇曳。“青蘋之末”即青蘋的叶尖；宋玉用“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蘋之末”描写风

的生成过程。后世以“青蘋之末”比喻事物处于萌芽状态。

“萍”读 ping，也是一种水生植物，即浮萍。萍浮生在水面上，叶扁平，呈椭圆形或倒卵形，表面绿色，背面紫红色，花白色。叶下虽然生须根，但无固定作用，因此浮萍有在水面漂浮的特点。汉语中常用“萍”形容漂泊、行踪不定。如“萍水相逢”即萍随水漂泊，聚散无定，比喻人的偶然相遇；“萍踪”即浮萍的踪迹，常比喻行踪漂泊不定；“萍寄”即浮萍寄迹水面，喻暂寓，行止无定。

“蘋”和“萍”是两种不同的植物。萍的叶子紧贴水面，如果水面有风，其叶子不会摇动，不可能有“风起于青萍之末”的说法。语文生活中，“青萍之末”是个高频差错，犯此错误的绝对不仅仅是《风清扬》这首歌。

有意思的是，围绕“青蘋之末”的常见错误，除了误为“青萍”之外，还有一种也十分常见——经常有人错写成“青草之末”

——蘋、萍和草，三个字傻傻分不清。原因何在？

《咬文嚼字》为记者剖析了其中原委。原来“蘋”的繁体字是“蘋”，而繁体字“蘋”是多音多义字：一读 ping，指“蘋果”；一读 pin，指“青蘋”。《简化字总表》颁布使用后，“蘋”简化成了“苹”。这样一来，“蘋果”“青蘋”就成了“苹果”“青草”。因此，“青草”过去是不算错的。然而，2013年6月国家正式发布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，此表成为新的用字标准，《简化字总表》停止使用。《通用规范汉字表》中对“蘋”的简化做了重新处理，规定：在表示“苹果”这种水果时“蘋”仍然简化成“苹”；在表示“青蘋”这种水生植物时简化成“蘋”，不再简化成“苹”。从此以后，“青草之末”就成了一个差错。

不过，无论按什么时候的标准判断，马云功夫片《功守道》的主题曲《风清扬》中的“青萍之末”都是一个差错。

装帧设计提升实体书“悦读”指数

2017年度25种“中国最美的书”出炉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谈起书籍装帧艺术，它的定义早已不止于做个好看的封面，或是给文本添插图。昨天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2017年度“中国最美的书”评选揭晓，来自全国22家出版社的25种图书获得这一称号，并将代表中国角逐2018年度“世界最美的书”，它们再度刷新了读者对于书籍之美的认知。出版界、设计界人士认为，当我们亲密接触一本设计感十足的纸质书时，只有它们的质感、肌理与图书主题、架构默契融合，才能予人有温度的“悦读”享受。

电子书时代，怎样的设计才能让读者愿意捧起并翻开实体书？知名书籍设计师、评委之一吕敬人认为，书是活的，有其呼吸和生命——文字的疏密度，图文布局的虚实度，纸张的柔硬度，纤维的透光度，都传递出图书独有的信息与灵魂。一旦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乐趣，纸质图书具有独特的魅力。

创新契合的书籍设计语言，吸引读者“全感官参与”

一本书，“白纸黑字”就够了吗？其实，读书不光是看文字，有时还要唤起视觉之外的触觉、听觉等全感官参与。这就要求书籍设计师以“整体设计”的理念，全方位表达图书。

比如，《介入》一书在今年25种“中国最美的书”中格外抢眼。这本解读建筑艺术与理念的图书，本身就如同一栋造型别致的“建筑”，借助书籍的两个穿孔洞眼，以跨桥方式链接双孔进行区隔。书脊中穿线装订，利用爬坡形成书口斜面，使得孔眼内侧形成了奇妙的建筑感。中英日韩四种文本设计则采用流动的

编排，形成隔空交谈的格局。穿插与切割等艺术元素的灵活运用，巧妙吻合了书名的“介入”主题，创意新颖。

有学者谈到，“中国最美的书”评选，对于业界最大的启发，在于建立起书之“美”的标准：从视觉美，到触觉美，再到韵律美，“美”是一个整体，包括用材设计与内容的匹配统一。设计师靠一味抓取“流行元素”是行不通的，而是要琢磨相应的封面、环衬、扉页、正文体例、风格、节奏层次等。《贤谱日历2018》成为今年“中国最美的书”里唯一的日历书。书中所夹小信封上印有雅致图案，与书页上的信笺图案遥相呼应，护封里藏有一张木板水印的真信笺，趣味性十足，突出了贤谱的特点。

营造生活美学的磁场，满足阅读细分需求

在“中国最美的书”评委会副主任祝君波看来，随着阅读市场需求的细分和多元，“最美的书”承载起越来越重的期待。好的创意有助于让设计成为读者了解作者及其作品的窗口，也能营造出生活美学的磁场。以《姑苏繁华录——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特展作品集》为例，该书的封面设计以楔形镂空象征着一把木刻刀，与雕版印刷

的年画内容十分契合。书中的彩图邻页都留白处理，使主体更为突出；筒子页以M形折制，夹在中间的中英文字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画作；纸质薄软细腻，方便摊开，增加了阅读舒适度。

不难发现，当下图书设计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书籍设计者需深度理解、分析、解构文本，与作者、编辑、制作人员共同探讨，寻找最佳的叙述方法和语言，传递书的内涵，提升阅读的附加值。比如，《意思意思》一反传统的书籍装帧，做成可手撕、类似日历的形式，每篇内容都是即兴、随机的，看似简单随意，却可以反复把玩。不少人耳熟能详的作家汪曾祺作品，还能呈现出怎样耳目一新的设计？《梦故乡》采用多种纸张组合，以不同颜色区别散文、小说、书信、图片等，便于读者阅读检索；皱纹布面暗合时光流逝的意味，上下天地切口毛边，隐现怀旧情调。

“设计，是一种语境，包含装帧、版式、编辑、信息的设计。设计师要了解文本，才能将书中的信息阅读化、可视化，有对比才能留住记忆。”吕敬人说，有些阅读能通过电子载体完成，但让人感受到纸张本真的纸质书，却是难以替代的。



《介入》孔眼内侧形成了奇妙的建筑感，而书中建筑师与设计家之间的对话，借助书籍的两个穿孔洞眼，以跨桥方式链接双孔进行区隔。(组方供图)